

2010年全年526部新片，进入商业院线公映的不足20%，26部影片卷走总票房的65%

百亿票房骄傲难补中国电影集体体虚

本报记者 吴晓东

不久前结束的2010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会上，王小帅凭借《日照重庆》坐上“年度导演”的宝座，他的对手是以《唐山大地震》创下了6.73亿国产电影票房纪录的冯小刚。

在去年戛纳电影节上错失金棕榈，国内票房也仅有300万元，王小帅的夺冠被媒体称为“爆冷”并不奇怪，对此连他自己都连称“意外”。他说，从以往看，中国电影的评价规则是和票房挂钩的，“我的电影票房不好，这次却把这个荣誉给我，我很高兴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导演协会看到了票房之外的东西。”

26部影片卷走总票房的六成

“万般皆下品，唯有票房高”被誉为整个2010年中国电影业的写照，“票房之外的东西”几乎无人关注。《日照重庆》的叫好，也仅限于导演们这种专业群体。”著名导演郑洞天说。

一连串鼓舞人心的数字，似乎勾勒了中国电影的“盛世”：2010年全年故事影片产量526部，较2009年的456部增幅达15%，目前已高踞全球第三，仅次于印度和美国；

全国城市影院总票房101.72亿元，较2009年的62.06亿元增长63.9%，已跻身全球十大市场。去年年初《阿凡达》票房超过13亿元，年中《唐山大地震》又以6.73亿元的成绩刷新国产片票房纪录，而年末的贺岁档，更是三台大戏你追我赶，在“百亿”赛道上一路狂奔。甚至有人预言，2011年票房可达150亿元。

然而，在华丽数据的背后，中国电影的生态却令人担忧。

据电影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年526部新片中，能进入商业院线公映的不足20%。贺岁档，《非诚勿扰2》、《让子弹飞》加起来占了目前影院九成以上场次。和一部大片雄霸银幕一个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批的低成本、小制作影片沦为“影院一日游”，甚至连片名都没被观众记清，便惨遭出局。

去年7月《唐山大地震》上映，为了“避震”而在6月扎堆上映的27部电影中，25部亏损。去年10月也一样，27部中小影片为了避开贺岁档一拥而至，最终只有一部赚钱。

《2009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曾指出，目前中国电影产品结构是金字塔形，绝大部分的中小投资电影成为金字塔的底部。而根据成熟市场界定，一个电影产业的

健康产品结构应该是纺锤体，大片小片都有，而且都有得赚。大片保证行业的稳定，中小成本电影为行业提供新鲜力量。

相关统计数字显示，目前，中国每10万人拥有的银幕数是0.41块，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10倍。当舞台资源有限的时候，市场和人们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由商业大片所主宰。惨烈竞争之下，直接受到威胁的就是电影的“多样性基因”。

“赚钱的电影集中在少数的导演、少数的电影公司，少数的大制作影片上，而不少中小成本影片、青年导演则成了市场中的炮灰。”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一语道破。整个2010年，仅仅26部票房上亿元的大片就卷走了总票房的65%。也就是说，“百亿票房”的辉煌大多数影片根本无法分享，即使有幸登上大银幕，赚钱的片子也不到20%，赔本赚吆喝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小成本影片的常态。何况，分析表明，百亿票房中，票价上涨和银幕增加的因素，还至少“贡献”出10亿。

电影和现实生活渐行渐远

《日照重庆》讲述了一段关于青春和两代人情感隔阂的纠结故事，投资2000万元，是第六代导演王小帅迄今为止投资最大的一部影片。和他以往的《二弟》、《青红》、《左右》一样，都市繁华生活下人们缺失的情感，总能通过他表面沉闷却暗藏激情的影片展现无遗，但肯掏腰包看他电影的总人数不多。

即使有范冰冰、王学圻等大牌撑台，《日照重庆》也没能幸免上榜近日某商业网站制作的2010年亏损电影榜单。在这张榜单上，张瑜复出大银幕的首部作品《庐山恋2010》投资1000万元，结果票房只有150万元。而陶红首次担任监制并主演的《米香》投资500万元，全国票房不到10万元，与焦恩俊、苗圃主演的《惊情》列亏损电影第一、二名。

批评

总有一些人生活在春运里

胡印斌

据说，选择列车出行往往被认为最有旅行的味道。空旷的，抑或拥挤的站台；悠长的，抑或短促的汽笛；还有身体、视线与山川大地不离不弃的触摸感，所有这些元素，与人的渴望逃离、却又不免回归的冲动结合起来，自然就形成某种难以言喻的唯美的乡愁。无论是离家远行，还是千里还乡，人在旅途的感觉往往以其粗砺和坚硬植入意识深处。

不过，忧伤的远行之旅也好，幸福的还乡之路也罢，并不包括每年一次的春运。在中国人的经验世界里，春运意味着一张买起来太累、用起来太贵的车票；意味着一种渴望亲近却又恐惧来临的时段；意味着一种本来应该欢喜最后却沦为悲情的情绪。不管是愿意，每年总有一些人最真实的面目、最原初的状态、最荒诞的行为，生活在春运里。

我已经不再絮叨“一票难求”了。多少年来，总是执着于同样一种句式，总是拘泥于同样一种困境，而没有一点变化的迹象，说起来，还真是没文化、没意思。刚刚进入春运的1月20日，我捏着好不容易排出来的一张车票登上火车，却发现，那么多的软卧居然空位！那边厢，打击票贩子，温暖回家路的口号喊得山响，一时间，满眼的荒诞和闹剧。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有理性的，他们不会像“裸奔男”陈伟伟那样，亮着一身肌肉跑到金华火车站办公室去表达“一票难求”。事情闹大了之后，新华网报道，陈伟伟感到“挺不好意思的，买不到票也不该这么走极端”。其实，陈伟伟大可不必急着想挽回影响，围观的人群中，

艺术电影的生存困境还在延续。上海电影节上获得4项大奖的电影《碧罗雪山》，因为“钱景”问题无人发行、无法上映；我国首部采用哈萨克语同期声拍摄的彩色故事片《永生羊》，眼下正在北京的老百汇艺术影院公映，而下一步的打算走海外市场。

“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难在电影里找到真实社会的有效的对应，电影人越来越迷恋在银幕上制造视觉奇观，而电影和现实生活渐行渐远。”《永生羊》导演高峰说，他们的这部影片和电影市场上的商业大片是两码事，只想填补一下市场的空白。

“内地电影市场现在只有大片，只有大牌明星，没有中小片，也没有新人。”UME院线负责人、香港资深影人吴思远在香港电影节上曾直言。

匪夷所思的拳脚功夫，网络时代的泛滥爱情，纵情嬉笑的古今闹剧，中国电影对观众感官享受的体贴已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但在绝大多数作品中，亲情、互助、爱国、人本主义等为人所共知、认同的价值观却始终缺席，我们既看不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也看不到对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认真省察和观照。

冯小刚曾在微博上有这样一段话：“电影的好坏是没有标准的。唯一可以被量化的标准就是票房。票房好=观众认可。这是简单不能再简单的道理。”

可票房真的可以代表一切吗？

中国电影需要集体“补钙”

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令世界瞩目。《华尔街日报》近日宣称，中国电影业的增长正在影响整个亚洲，将成为超过印度的亚洲电影制作大国，而且将当之无愧地成为最大的电影消费市场。但国内电影产品类型单一、文化品格缺失等现象也日益凸显。

2010年，电影跟风盛行。当卡梅隆用12年时间打造的《阿凡达》票房急速攀升的时刻，3D电影随之成为中国电影必赶的时

髦。从以低俗的媚态讨好观众的各类山寨喜剧，到乐此不疲反复打造的续集、翻拍，对于商业的惯性依赖、对于政策扶持的依赖，让很多中国导演创意不足，缺乏底气。

综观2010年上映的近200部电影中，喜剧类型片大约占30部，动作和爱情片大约占40部。而反映当下现实题材的电影，诸如《海洋天堂》、《我是植物人》、《我们天上见》这些具备现实意义、人文关怀的作品依然严重缺失。

对此，电影局局长董刚不无担忧地说：“电影创作不是一次简单的市场行为，每一部影片都是一次重要的价值输出，有着独特的文化贡献。为此，不能单纯地以影片创作数量为追求，以制片成本大小为标准，以明星、时尚、猎奇、炒作作为包装，以血腥、暴力、低俗、恶搞为卖点。”

“绝大部分有可能发言有权利发言的我们，都自觉放弃了通往崇高的道路，而彻底拥抱了低俗。”导演陆川看完《阿凡达》后表示：“我们在虚高的票房中裸奔和狂欢的时候，我们彻底放弃了作为一个电影人、一个民族精神文化产品创作者应有的操守。”

虽然《阿凡达》给中国电影人集体上了一课，明白电影不可或缺的情怀和情怀，但面对现实，所谓电影理想，仍旧抵抗不了钞票的威力。在“票房痴迷症”流感一样蔓延的2010年，更多执着于“站着把钱挣了”的电影人终于改弦易辙，投身到商业大片的怀抱之中。

董刚表示，面对百亿票房，中国电影人必须保持清醒的思考，电影产业和电影文化发展过程中还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比如文化关怀薄弱、价值呈现缺失、审美境界狭小、现实主义力作缺乏等，特别是立足当下、肩负责任的现实题材作品仍处于弱势，满足观众心灵需求、引发情感共鸣、有可能形成历史文化记忆的作品不多。

显然，站在100亿元的新起点上，中国电影还需集体“补钙”。

麻辣一周

林蔚

“丹丹体”走红



丹丹说事

演员宋丹丹的一句“求你了”，引发全民娱乐，“丹丹体”由此走红网络。日前，宋丹丹在微博上质疑地产商潘石屹旗下建筑的风格。“潘总，我就是个演员，没多少钱，我请你喝拉菲，别再盖楼了，真的，求你了！”这条微博被疯狂转发并引来众多评论，另一位地产大鳄任志强也加入调侃的行列。最终在网上升级成一场“丹丹体”造句大赛，网友纷纷以“××，我就是个××，没多少钱……别再××了，真的，求你了！”的模板造句，调侃各种社会现象。

点评：强烈建议宋丹丹、潘石屹、任志强此三人上免年春晚，喜剧效果绝对盖过本山大叔。大腕们大叔们，我们就是一普通老百姓，没多少钱买车买房，就想春晚乐呵一下，真的，求你们了！

史上最温暖图书馆

近日，一条微博在网上热传，称杭州图书馆向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因此有乞丐和拾荒者进门阅读。图书馆对他们唯一的要求是洗净手再阅读。有人向馆长褚树青表示反对，馆长答曰：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网友纷纷称誉杭州图书馆为“史上最温暖图书馆”。图书馆方面则低调表示，此项举措已推行多年，馆长的原话是“如果读者不愿与乞丐一同阅读，可以换一个位置或阅览区域”。杭图称，“公共图书馆本就应该这样子”。

点评：旧闻成新闻，还能引发全民热议，只因现实中很多“常识”被有意无意地遗忘。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做好本职工作、“本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事情往往变得不是这样，“史上最温暖图书馆”令人受宠若惊也就不奇怪了。

苏紫紫的“幕后推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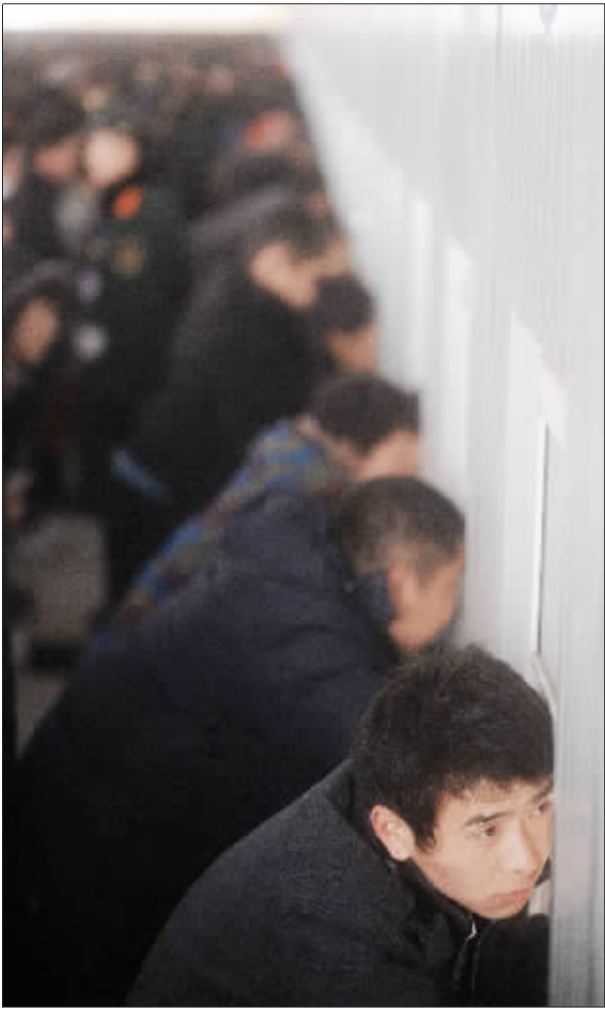
因“裸模”出名的大学生苏紫紫日前遭到炒作质疑。有人称，“苏紫紫”从头到尾都是精心策划的炒作，其背后有一个推手团队，他们特地选择了广告、被强奸、上访等吸引眼球的话题，打造出一个身世坎坷但自强不息的悲情女生。此前引发争议的苏紫紫裸身接受采访亦是炒作手段之一。学者之间也发生论战，有人力挺苏紫紫，也有人认为，苏紫紫所谓的创作不过是最俗的商业娱乐炒作。

点评：苏紫紫的“一脱成名”能获得网友力挺，是因为一开始就被锁定在“被强奸家庭出来的贫困生”的感人故事里。这个标签的力量强大，将许多微瑕质疑瞬间淹没。问题是，如果我们继续兀自深刻感动，而苏紫紫越走越偏离，那会是怎样的尴尬？

吸毒还是炒作

歌手谢天笑刚刚获得“年度传媒推荐摇滚音乐大奖”，几天之后就因藏匿不足三克的大麻被警方从家中带走。也有人称，谢天笑藏毒量不大，情节较轻，很快就能获释。不少人因此质疑经纪公司炒作，认为若不是这些消息，多数人连“摇滚教父”的名字都没听过。对此经纪公司给予否认并同时安慰歌迷，“乐迷和朋友们请不要担心，感谢大家对谢天笑的关注”。

点评：虽说摇滚歌手吸毒的消息早已让人听到麻木。但出了丑闻至少也要先低头道歉装装样子吧。肆意渲染闻所未闻的“教父”名号，轻描淡写地“安慰”歌迷，这就是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吧，这可真叫我们担心。



你的眼神

1月19日，2011年全国春运正式拉开帷幕。乘客在铁路上海站春运售票大卖场连夜排队购买车票时的眼神。

钮一新/CFP

韩美林艺术馆馆藏作品澳门迎春

本报讯（中青）1月23日下午，“新年新美——韩美林艺术馆馆藏作品展”在澳门贺礼陈列馆一楼展厅举行。由澳门基金会和韩美林艺术馆联合举办的这场韩美林专场艺术展览活动，旨在进一步搭建内地与澳门文化交流平台，弘扬中华文化艺术。展览将举办至2月18日，将展出大师创作的书法、绘画作品逾幅，展品全部来自韩美林艺术馆之北京馆与杭州馆。

韩美林先生的艺术成就跨越多个领域，除绘画外，雕塑、陶瓷等工艺美术、设计、书法均有建树，并在相应的领域独领风骚。本次展览合作单位韩美林艺术馆，其北京馆位于北京通州区梨园文化主题公园，面积近1万平方米，于2008年成立，是北京通州区政府为了收藏、陈列韩美林先生于2006年所捐赠的2000多件珍贵艺术作品而建；其杭州馆坐落在西湖边植物园内，于

2005年落成。南北两馆为艺术爱好者们提供了参观、交流的文化平台，也展示了韩美林先生对祖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传播了他的美学思想。本次作品展展览时间为每天上午十时至下午七时。

《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将播

本报讯（记者吴晓东）由上海东方传媒集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及东方良友影视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大型纪录片《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近期将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

作为中国第一部深入探索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纪录片，《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以艺术史为线索，根据卢浮宫的馆藏分类分为12集，每集40分钟，分别演绎中亚、埃及、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等主题。这是第一次用中国的眼光、当代的立场解读卢浮宫。

本报记者 张黎黎

“1971年，正值‘文革’的非常时期，周总理提出要重视‘小人书’，并在深夜接见了我们。”连环画编辑姜维朴难忘那段特殊时期，他在撰文怀念周总理时，不免想到如今连环画事业的低潮，“我写着写着，就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如今，已经85岁高龄的姜维朴，仍在为选出100部经典连环画作品走进“农家书屋”和中学图书馆的计划而工作着：“我希望我活着的时候能促成这件事，别成为我的遗憾。”

“陪伴我长大的小人书，在我家的书柜里曾经堆积如山，如今所剩无几了。有的是别人找我大批量地借，借了不还，我不好意思追讨。后来我离家上班，我妈退休后闲着没事，拿我的小人书出去练摊儿。”这是作家蔡小容的小人书的“履历”，她很惋惜：“我自己早年看出去的书还少吗？我在借我书的人家看到我的书，那人说句：‘这书是你的呢。’我都不拿走，我还能谁？”

除了曾是家中的主要藏书，连环画还影响了一代人的价值观。“我是老北京人，我就觉得连环画好。甭管是古典题材中反映出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现代题材中董存瑞、黄继光身上体现出的革命精神，可以说，这些决定了我的世界观。”连环画策划

人刘洁之所以能坚守连环画的阵地，就源于他对连环画的情感。

究竟为何连环画能如此牵动人心？或许“60后”李映可给出答案。在她眼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白骨精都被描绘得仙女一般，以至于当看到白骨精被打死的一幕时，都觉得十分可惜。

所以，经典的故事，线描的绘画手法，写实主义的绘画风格，是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

虽然有许多人对连环画念念不忘，但连环画的“变质”也让人寒心。

网友“sebaofshanxi3”说：“小时候，连环画很少。每次庙会时，有人带上百本连环画席地铺开，周围摆着小马扎，两三分钱就让人看个够。那是何等快乐！但是，现在有人把连环画当做收藏品，真是可惜。书的味道少了，对品相的评价多了。”

近年来，连环画收藏热点燃了人们对连环画的另一种热情，原来十分亲民的小人书，一下成了“高档货”。不仅画家原稿屡屡拍出高价：2004年，刘继卣的《野猪林》原稿以20.9万元成交，2006年，沈尧伊的《地球的红飘带》以1540万元成交，2009年程十发的《欢迎毛主席》以358.4万元成交，连市面上出售的旧版连环画也价值不菲。

制作成本高、绘画人才紧缺、市场严重萎缩

连环画会“绝后”吗

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一本1960年出版的一版一印、十品的《三国演义》就能买到近万元，而1949年一版一印的《降龙王》，品相好点儿，也能卖到千元左右。

高价买卖连环画，这其中，有些人是为了收藏怀旧，也有些人觉得好奇，并认为连环画能增值，抱有一种投机心理。

“所谓升值，得是市面少见的，才能升值。要是现在出版的连环画过两年就能升值，就证明它没有能够普及。如果大家都有，就不值钱了，也就不拿它当买卖做了。”刘洁解释说，“认为连环画能升值是一种对它本身价值的误解。”

尽管有人对连环画收藏表示出不解，出版人俞晓群却并未表现出太多担忧。“出版人，首先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连环画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我赞成它在商品社会里以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不用管读者的意图如何，只要它被大众认可就好。”

近年来，新出版的连环画愈来愈少，这也是导致收藏热的一个原因。

刘洁介绍说：“进入90年代之后，几乎没有新创作的作品。不仅如此，原来的老板连环画也多是把名著的精彩篇目摘编出来，而不是把故事全部画完。像从前的《水浒传》就只绘出了《拳打镇关西》、《武松打

虎》等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目前也就只有海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名著连环画系列，画出了足本的故事。”

除了没有新的题材之外，连环画回家后无人也成为连环画发展的一大困扰。技艺精湛的老画家已不再能提笔作画；还能画的画家见连环画呈现低迷态势，转投其它行当；年轻画家更是不愿为了不足百元的稿费，耗费一天时间完成一张连环画。

“现在，还能画连环画的画家凤毛麟角，像周申、关庆留、蒲慧华，他们都在凭着信仰去画。即便是美术学院毕业的年轻人也鲜有能画的。因为连环画画家需要有非常厚实的文化底蕴，比如画《三国演义》，就要熟读《三国演义》，并对当时的服饰、兵器、人文地理各方面都有了解才能画好。”在刘洁看来，那些画连环画多年的老画家们真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除此之外，一些流行漫画对连环画市场的挤压也不容小觑。

“1994年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我在新闻出版界小组会上向二次委员出示了10多本据说是最流行的‘新型连环画’，其中全是暴力、酷刑、裸体的女人、狰狞的嘴脸，简直不堪入目。跟我们的连环画没法比。”姜维朴实在反感当下的漫画，这

也是他在耄耋之年，依旧在为连环画耕耘的原因。

目前，连环画面临制作成本高、绘画人才紧缺、市场萎缩等问题，似已四面楚歌。尤其当某种艺术形式被冠以“藏品”的名号，似乎也预示着它的没落。是否连环画的黄昏已经来到？

“有很多绘本不断替代连环画，但是最后还是没能代替。这说明连环画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淘汰掉的，它还有它的艺术生命力。就像我们一直担心，京剧可能会断层，但是当我们在怀疑的时候，它可能又出现反弹，人们会重新发现它的价值。”俞晓群坚信连环画的艺术生命力是持久的。

而在刘洁看来，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永远有市场。“长城、故宫、颐和园建成的年代如此久远，却永远不缺游客。”为了连环画，刘洁不怕只剩自己一个人在战斗。但他也呼吁社会应关注动漫产业一样，给予连环画更多关注。

对于“关注”一词，姜维朴似乎体会更深。在接受采访时，他专门拿出几张自己曾在一些知名报纸刊登的文章的复印件给记者看，并不断说：“都是头条。”继而又叹气，补充道：“去年正是《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诞辰100周年，我想刊登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好几家报社都答应了，最后却没能兑现。我写得再不好，张乐平也很重要啊，而且我的资料翔实，就不能留给他一点版面吗？”

难道我们真已忘记那个苦乐自知，却始终乐观的三毛吗？难道张乐平真就不重要吗？



谢天笑

百个非遗项目还春节年味儿

本报讯（记者王晶晶）今年春节，陕西省黄陵县69岁的王民政打算做些兔子面塑，送给家里的娃娃们玩。如今，这些面兔子提前摆在了北京金源新燕莎mall的大厅里。1月20日至25日期间，“我们的节日——百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迎春展示活动”在北京市百货大楼等大型商场进行。此次活动邀请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100个与民众春节文化密切相关的项目，如河北蔚县剪纸、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北京彩灯、山西闻喜花馍等，为久居城市里的人们提前送来了传统“年味儿”。

黄陵面花是流行于陕西黄陵的传统食用塑作艺术。人们习惯用面塑的各种动物、花卉来代替祭典用的牺牲。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民政说，如今这一习俗依然保留着，每年7月到12月，他就要开始准备下一年的面花产品了，这些订单主要来自西安和延安等地。

在传统节日被逐渐淡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和发挥春节等众多传统节日的地位和作用，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曾有专家指出，对非遗项目进行生产性方式保护，可以通过激活民俗的方式实现，如过节时老百姓自制制作面花、贴年画，通过对这些传统技艺的继续使用，保护它们的生态环境。